

# 1

台北天母忠誠路上一家熱鬧騰騰的火鍋店裡，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社會人士辦了每兩年一次的高中同學會，多半都是在更新彼此的近況。

「陳澈，聽說你最近又在幫那個殺人犯辯護？你到底是哪根筋不對？」說話的是胡士英，從以前就是個講話粗暴又挑釁的人，顯然歲月的歷練並沒有改變他多少。

這話一出口，大家都停了下來，正在吃東西的陳澈轉過頭來，「你有什麼問題嗎？」

「那個叫什麼鬼的，擺明就是個瘋子，就應該判死刑，有什麼好辯護的？大家都看到他在學校門口亂砍人了，都死了兩個人了，有什麼好辯護的？你想紅也不是這個樣子。」

胡士英說的是幾個月前的一起刑案，兇手在三重某國小外面持刀亂砍學童與家長，兩死三重傷，死者包含了一名小三學童與導護老師，三名衝去保護學童安全的家長跟老師重傷，兇手被當場逮捕，帶到警局後辯稱自己有精神疾病，而陳澈是他的辯護律師。

陳澈並沒有被他激怒，只是放下筷子，定睛看著他，「那個人叫劉維志。」這幾年，他陸續接了一些有高度爭議的案件，難聽話也聽了不少。

「我管他叫什麼，他殺人事實鐵證如山，那麼多人都親眼看到了，到底你幹嘛要替他辯護？」

「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公平的審判。」

「什麼公平？被他砍死的小孩跟老師，有公平嗎？就是個瘋子，要什麼公平？」胡士英生氣地說著，對社會的不滿全都發洩到同學身上了。

「你不要隨便說人家是瘋子，這樣是在污名精障者。」跟丈夫李桐坐在陳澈對面的葉敏華突然說道。

「是他自己說他有神經病的，我有說錯嗎？」胡士英問道，目光熾熱地像把利劍想要射穿跟他意見相左的人。

「他是不是有精神疾病不是他自己說了算，是要經過專家鑑定的。」葉敏華說道。

「這種需要什麼鑑定？哪個正常人會幹這種事？莫名其妙跑到小學砍人？都不認識也砍？精神鑑定專家要那麼厲害，就該把這些人都關起來，台灣就應該要把這些人渣都槍斃，講什麼人權？笑死人了，死掉的那些人有人權嗎？你們怎麼不替那些家屬爭人權？」

「人權是人人平等的。」

「拜託！」胡士英用力地敲了一下桌子，對著葉敏華跟陳澈發出嗤之以鼻的冷笑聲，「如果你家裡也有人被他砍死了，你們再來跟我說人權。」

「你話不用講這麼難聽吧？」其他同學聽到他這樣粗暴的比喻也受不了開口制止。

「難聽？多難聽？我知道，一個是人權律師嘛，葉敏華是很有愛心的志工嘛，」他刻意頓了頓，「喔，我講錯了，是專業的社工師，都是活在雲端的人，人權，哼！」

李桐握著妻子的手，知道她已經生氣了，但是剛懷孕四個月的她不宜這樣動怒，幾次同學會他都陪著妻子參加，見識過這位胡士英有多麼容易惹惱大家，瞥了一眼他桌上空掉的幾支啤酒，知道他可能是喝多了，只是冷眼瞪著他沒有多說什麼。

「你喝多了。」倒是陳澈並不迴避地提醒這位每次都會失態的同學，他不多不少也聽過胡士英不如意的職場人生，或許是因為工作總不如意，才會這樣處處言語上諷刺與刁難人家。

「我喝再多，腦袋也比你清楚。」

「我知道大家都覺得很困惑，為何我會選擇幫劉維志辯護，」陳澈不再理會胡士英，而是看著坐在附近幾桌的同學們，只見他們的確都在點頭，即便剛才沒有附和胡士英，但其實心裡也是不解的，特別是在他們印象中，陳澈一直是個非常在乎正義公理的人，常常在課堂上跟老師激辯一些彼此相異的觀念，「除了我認為每個人都有公平受審的機會外，大家難道不想知道為什麼劉維志或在他之前的那些殺人犯，甚至是無差別殺人的兇手，為什麼他們會做這些事？大家都不想知道嗎？都不想知道為什麼他們會變成一個這麼可怕的人嗎？」

「難道劉維志跟你說了？」一位同學驚訝地問道。

陳澈搖搖頭，「很遺憾，還沒有。」

胡士英冷笑一聲，「那不就是在講廢話嗎？」

「這不是廢話，我相信繼續跟他建立信任關係，我們就有機會找到答案，就有機會知道為什麼他會做下這樣的殘忍的案子，是不是他成長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情？想要這個社會改變，我們就應該要去了解這些事情背後的原因，不是簡單判個死刑，然後某個早上或傍晚，突然拉出去槍決就可以了事了。」

「鬼話連篇，一命償一命，這是千古不變的，這才是真道理，其他的都是鬼扯，廢死？哼，家裡有人死了再來說。」

「你又說這個了。」跟胡士英比較有往來的同學連忙制止他，其他人只是搖搖頭不想繼續搭理他，大家草草吃完鍋物結束了這場同學會，怕他又繼續在這個話題上糾纏下去，更怕他酒越喝越多真的鬧起來。

時序已經進入冬天，冷冷的夜裡吃完暖暖的鍋本該是舒服的夜晚，然而剛才胡士英這樣一折騰，不免削減了大家的興致。

「我知道你辛苦，但你做的事情是對的，要堅持下去啊。」葉敏華牽著丈夫的手，陪陳澈走去開車。

陳澈點點頭，「我知道，沒什麼，這種話聽多了。」低頭看看她被長外套遮住的肚子，「剛才人多沒問，妳應該不是胖了，對吧？」

葉敏華跟李桐都笑了，「是啊，四個月了。」

「恭喜！」陳澈拍拍葉敏華的手臂，也伸手跟李桐握手，「恭喜啊。」

「謝謝。」李桐笑著說道。

「我要當乾爹啊。」陳澈突然這樣說，倒讓李桐有點意外。

「好啊，一定，你到時候要備份大禮，這孩子將來如果要當律師就靠你了啊。」葉敏華大笑著說道，「真的是要大禮才可以喔！」

「那就這樣說定了！」陳澈眼睛一亮，滿是笑意，但嘴角的笑容卻難掩滄桑，走到他的黑色休旅車旁，「你們今天沒開車嗎？」

「沒，知道會喝酒，所以坐車來的。」李桐說道。

「來吧，那我送你們回去。」

「不用了，不順路，你早點回去休息吧，我們坐計程車回去。」

「不行，我要送我的乾兒子或乾女兒回家，不是送你們倆，你們是因為肚子裡的珍寶才能搭便車。」陳澈這樣說，兩夫妻倒不好拒絕了，就讓他繞了點遠路送他們回到木柵，一路上李桐只是安靜地聽著他們倆縈繞在修復式正義的對話。

半小時後，兩夫妻堅持陳澈在巷口讓他們下車散步回去，不用繞來繞去。儘管剛過晚飯時間，這靜謐的小巷弄已經宛若深夜，街燈雖然明亮，但仍然有著一股蕭瑟的冬夜氣味。

「剛才我跟陳澈的對話，讓你很無聊吧？」

李桐搖搖頭，「是個很深入的話題，只是我還沒有想好自己的立場，所以沒辦法搭話。」

葉敏華勾著他的臂彎，仰頭看著他的側面，「你贊成胡士英嗎？」

李桐再次搖頭，「我不可能贊同他的話，特別是那種希望支持廢死的人家裡也死人這種論點，我完全沒辦法接受。」他想了想，「我認為國家不能殺人，但是我還沒想清楚，如果是我們遭遇了類似的事情，我真的可以接受嗎？我會怎麼看待兇手？他該受到怎樣的刑責？我還沒想清楚這點。」

葉敏華點點頭，「不過，你看台灣的獄政品質之差的，那麼多人擠一間舍房，洗澡各方面都那麼差，無期徒刑對於他們來說，才是真正的刑罰吧。」

李桐點點頭，「是啊，那樣的環境，罪犯出獄之後還是很難改變吧？」

「嗯嗯，台灣真正需要改變的還有監獄啊。」

「不過，接受公平的審判我是完全贊成的。」李桐又說。

葉敏華點頭如搗蒜似的，「是啊，這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基本人權。」

「但是陳澈應該受了不少壓力吧，看今晚就知道了。」

葉敏華嘆口氣，「是啊，子惠帶著孩子離開他了。」

李桐停下腳步，驚訝地看著她，「所以今晚才沒來的嗎？」兩家人常常一起吃飯，但這一年他自己工作很忙，這才想起來好像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兩家人單獨出來吃飯了，「是因為他都幫有爭議性的人辯護嗎？」

葉敏華點點頭，「被罵多了，子惠也被波及，有人打電話到家裡鬧，也有人寄恐嚇信，她受不了就帶著女兒走了，也是怕才兩三歲的女兒發生事情，幾個月前剛辦完離婚。」牽住丈夫的手繼續往前走。

李桐嘆了口氣，「堅持立場是需要勇氣的。」握著妻子冰冷的手放進他的大衣口袋，「冷嗎？手好冰。」

「沒事，我一到冬天手總是冰冰的，你知道的。」葉敏華不想他又繼續為自己擔心，趕緊轉移話題，「你手上的宣傳案還順利嗎？最近都加班得好晚喔。」

「快了吧，下週跟老總提案，如果沒問題就可以開始執行了。」

「你好久沒加班成這樣了。」

李桐點點頭，「因為上次老石那邊出了點問題，所以這次老總才會盯得這麼緊。」

「老石？嚴重嗎？」葉敏華問道，丈夫口中的老石當年算是他在這個廣告部門的師傅，只是對工作有時候不是很上心，李桐進來這家集團不到三年就升為主管，當時還擔心過一陣子怕老石心裡會有芥蒂，只是老石似乎也不求升官，只想安然退休，對於競爭激烈的廣告部門來說，李桐也不懂為何老石會選擇這個行業。

李桐嘆了口氣，「有點。」

葉敏華抬頭看了一眼蹙眉的丈夫，李桐拍拍她的臉，「沒事，大家都會幫忙處理的。」說完看看老婆的小肚皮問道，「產檢是下週三對吧？」

「是啊，下週三下午。」

「那中午我先接妳去用餐，然後我們再去產檢。」

「不用啦，頭兩個月很想吐，現在已經四個月了，害喜的情況好多了，你不用特意請假，」想到因為老石衍生出來一些問題，葉敏華不想增加丈夫的負擔，「大家加班加成這樣，你不要特意為了我請假，況且剛才不是說老總盯很緊。」

「沒什麼，總是會有需要請假的時候，這點事情妳不用擔心。」

葉敏華摸著自己的肚子，堅強而溫柔地笑著，「這是我們努力了好久才有的小孩，我會小心保護他的，你不要擔心，我真的可以自己去。」

「不，妳才是最重要的，妳最需要保護的是妳自己，」李桐停下腳步牽著她的手，堅定地看著妻子，「我一直覺得自從懷孕之後，妳的壓力太大了，所以前幾天才會做了那麼可怕的噩夢。」

即便已經過了幾天，葉敏華想起那個噩夢，彷彿還可以感受到那把匕首一刀一刀刺進她身體的冰冷感覺，不禁瑟縮了一下。

「敏敏，妳應該知道，其實有沒有孩子對我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兩個要快樂平安地白頭到老。」

葉敏華連忙捂著他的嘴不讓他說下去，「噓！寶寶都很小氣的，不能被他聽到你說這些話，他會以為我們不愛他。」

李桐苦笑著攬住她的肩繼續往前走，他們結婚六年一直不孕，原本他覺得沒有小孩也沒關係，兩個人還是可以好好地過日子，還經常勸慰妻子兩個人的生活也很自由，可以每年去旅行或做點彼此想要做的事情，不想葉敏華一直在這件事情上面憂慮，況且自己的父母很開明也不介意這件事。但是來自單親家庭的葉敏華渴望有個孩子，要給孩子自己過往一直渴望的完整小家庭，李桐還曾經笑過她身為社工，竟然還會迷思「完整小家庭」這種事情。然而由於深愛著妻子，想要滿足她的願望，因此努力了兩年，葉敏華捱了不少治療不孕症的苦，終於懷孕成功，也順利地度過最危險的前三個月，開心地準備著幾個月後孩子加入他們的生活。

「會的，我們都會愛他的，我們的孩子不會小氣的，總之，下週三我想也已經提案結束了，我可以陪妳去產檢。」

「真的沒關係，媽媽會陪我去。」

李桐沈吟了一下，儘管他也知道在部門人仰馬翻的時刻裡，自己身為副理的確是不應該在這時候請假的，但是在他們結婚的時候，他就對妻子跟自己承諾過，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他都要陪在妻子身邊一起面對，他也知道葉敏華嘴巴上這樣說，但每次要去產檢前她總是會緊張到睡不著，「下週再說吧，我會看著辦的，倒是媽媽答應搬來跟我們一起住了嗎？」

葉楓高中時認識了葉敏華的爸爸，兩個人偷嚐禁果不小心懷了孕，在那樣的年紀就算再怎樣熱烈的愛情，遇到這般現實的問題也禁不起太多的考驗，男方不想生小孩，就這樣棄她於不顧，甚至轉學了事不想有所糾纏，葉楓不顧父母親的反對，堅持要將孩子生下來，為了不要增加父母的負擔，葉楓放棄學業開始出去工作賺錢，一直到臨盆了才停止工作。葉敏華出生到三歲間，白天託給娘家照顧，自己去上班，收入穩定後改白天給褓姆帶，就這樣把女兒撫養長大，上了大學，念了碩士，找到一個疼愛她的丈夫，才讓葉楓放下了心頭大石。

結婚後，葉敏華徵詢過李桐會不會介意把一直單身的母親接來同住，她總覺得母親含辛茹苦養大自己，現在她過得很幸福，卻讓母親孤單一人，心裡一直很掛懷，李桐從跟葉敏華交往開始就知道兩母女感情親密，也不反對跟岳母同住，只是葉楓一直以不要打擾他們小倆口的生活婉拒了這份好意。

「本想說這次可以用我懷孕了的理由把她拐來，誰知道她還是說等我懷孕後期，她再搬來煮飯給我吃。」

「由著她吧，過陣子再跟她提，總有一天會答應的，妳先好好照顧自己跟小寶寶，每天要注意自己的飲食，營養要足夠，不能再跟同事亂吃東西了。」

「好啦，知道了，」葉敏華轉頭看著比她高大許多的丈夫撒嬌說著，「你跟我媽一樣囉唆。」

「我要不關心妳，妳就該擔心了吧？」

「你敢?!」葉敏華發嗔地說著。

李桐笑著舉雙手投降，接著又伸手攬住她的肩膀，摟著她轉進住家一樓大門。

聽著葉敏華銀鈴般的笑聲，不斷下降的氣溫藉著微開的車窗瀰漫進冰冷的黑色休旅車裡，他拉起自己的外套拉鍊，壓低棒球帽簷，靜靜地看著這對夫妻狀似親暱地走進大樓跟駐守的管理員打招呼，接著轉進他無法再看見的電梯廳裡。他繼續坐在車子裡，三分鐘後，看著六樓某扇窗戶亮起了燈才發動引擎關上半掩的車窗，將車子滑出停車格，駛進入車不多的小巷路面，引擎低沉得像鬼魅一般絲毫無法引人注意。

\* \* \*

「因為沒工作，所以就脾氣比較大，我們也都習慣了，只要小心點不要惹他生氣就好了。」秀枝低著頭小聲地說道。

葉敏華跟同事王如對看一眼，秀枝臉上有著明顯的瘀痕，秀枝抬頭看見她們的眼光正落在自己烏青的黑眼圈上，迅速地低下頭囁嚅地說著，「前天晚上是因為他喝醉酒，我又跟他頂嘴，他才會動手，他已經很久沒有打我了。」

「這次他也打了家信是嗎？」葉敏華問道，陳家是他們長期服務的家庭，一開始會被轉介是因為秀枝的兒子家信被學校輔導老師發現他身上有傷痕，葉敏華的單位接手開案服務。秀枝的丈夫陳文河工作一直不穩定，家裡的經濟常常是靠著秀枝在餐廳當服務生的薪水勉強支撐，有時候秀枝回家累了，語氣稍微不耐煩些，陳文河就會自以為是地認為秀枝因為賺錢維持這個家庭而在他面前耀武揚威，偶爾鄰里間也會閒言他是吃軟飯的傢伙，加上長期使用酒精的問題導致他經常對妻子拳打腳踢。介入服務這兩、三年來，使用暴力的情況的確已經減少，從密集關懷到現在可以稍微降低家訪的頻率，只不過昨天家信的輔導老師告知孩子臉上有瘀痕，葉敏華跟王如早上去學校與家信會談之後便緊接著來陳家，女主人打開門的一瞬間，兩位社工看在眼里，心裡也有了譜。

秀枝沈默許久，臉上明顯的瘀痕讓她這幾天無法去上班，心裡知道這樣一請假，下個月家裡的開支會不夠，又是一場可預期的風暴，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家信是因為他爸爸那天打我，他想要擋，想要保護我，我老公生氣地推開他，他去撞到牆壁才會這樣，也不是真的打他啦。」

「秀枝，我們....」葉敏華剛開口就被喝斥的聲音打斷。

「妳們又跑來幹嘛?!」陳文河一開門進來就看到兩個令人厭惡的社工坐在他家客廳，立刻生氣地衝上前來。

葉敏華跟王如迅速站起身來後退了兩步，秀枝也跳起來拉著老公的手臂緊張地安撫他，「沒事啦，社工小姐來告訴我們有什麼補助可以領啦，沒事啦。」

「可憐我們是不是？！」

陳文河渾身的酒氣連站在兩步以外的葉敏華都清楚地聞到，一目瞭然的泛紅臉頰跟不經思考的言語，她知道此刻不需要再多溝通，「陳先生，你知道不是這樣的，只是有一些對家信有利的課程也想要讓你們知道而已。」

「出去出去，我們不需要！妳們就是一心一意想要抓住我的把柄，把家信送去給別人養，妳們以為我不知道。」

「不是這樣啦，社工小姐沒有說過這種話啦。」秀枝緊張地一直對兩位社工師使眼色，希望她們趕快離開。

「陳先生，你真的誤會了，我們...」

陳文河甩開老婆，一把拽住葉敏華的手臂拖著她往外拉，「不用廢話，快點滾出我家，不要再來了！」

葉敏華冷不防被這樣一拖，一個踉蹌差點摔倒，王如趕緊扶住她想要推開陳文河的手，情急之下脫口而出，「陳先生你放手！葉社工現在懷孕了，你不要這樣拖著她，快放手！」

陳文河一個回身，低頭看著葉敏華穿著長外套無法辨識是否懷孕的腹部，手指仍然緊緊地扣住她的手臂，捏得她好痛，但是葉敏華忍著沒有喊痛，只是冷靜地看著對方好言相勸，「陳先生，請你放手，你真的誤會我們的來意了。」

「快放手，快放手啦！」秀枝一聽說社工小姐有孕在身，緊張地衝過來扳開老公的手指，唯恐事情越演越烈。

帶著醉意的陳文河終於放開手，秀枝連忙拉著葉敏華往外走，「葉社工，對不起，他喝醉了，對不起。」

「沒關係，」葉敏華來到門外，忍著沒有去摸剛才被抓痛的地方，只是看著快要哭出來的秀枝，「沒事的，倒是妳現在自己跟他在家安全嗎？要不要找個理由出去一下比較好？」她低聲說道。

「妳要積陰德啦，自己都有孩子了，還成天要破壞別人的家庭，妳要積陰德啦，不然會報應在妳身上啦，生的小孩沒屁眼啦。」陳文河已經坐倒在沙發上，口齒不清又震天響的嗓門傳到門口。

「不會啦，沒事啦，謝謝葉社工跟王社工，不要跟他生氣，他喝醉了，胡言亂語，對不起。」

「有什麼事情妳要趕快通知我們，妳等一下別跟他吵架，不要又去激怒他。」葉敏華佯裝沒有聽到陳文河的詛咒。

秀枝猛點頭，「我知道，妳們不要擔心，妳們快點回去，再見再見。」說罷就轉身進屋把門給關上。

葉敏華對著關上的門感到深切的無奈，她們無言地站在門口好一會兒，確認裡面沒有再傳來爭執的聲音，可能陳文河已經昏睡了，兩人才並肩走下樓梯，王如伸手想要扶著葉敏華的手臂，擔心她剛才受了驚嚇，沒想到才一碰到她的手臂，葉敏華就瑟縮了一下。

「怎麼了？」王如看見葉敏華按著剛才被抓痛的地方，「妳被抓傷了嗎？」

葉敏華拉高外套跟襯衫的袖子，才一下子的時間，手臂上就有了明顯的紅色斑點與瘀痕。

「天啊！」王如驚訝地說著，「他的手勁好大，要不要去醫院看一下？」

葉敏華自己也很意外剛才那一下竟會如此嚴重，「不用了，沒事，我本來就蠻容易瘀青的，而且明天我要去產檢，到時候再順便看就好了，我們走吧。」她放下袖子，繞到王如的另一邊，用沒有受傷的手勾住同事的手臂一起緩步下樓。

上車之後，葉敏華坐在副駕座沈默不語，半晌突然掉下淚來，開著車子的王如轉頭看了她一眼，「妳還好吧？手很痛嗎？」

葉敏華自己笑了出來，伸手抽了一張衛生紙拭去淚水，「懷孕之後變得很多愁善感，真沒用。」她摸摸自己的小肚子，懷孕過了四個月之後，她的肚子益發地明顯了。

「妳該不會是擔心陳文河剛才的胡言亂語吧？」

葉敏華搖搖頭，「我哪會在意那些話，我們知道自己不是這樣子做事的。」

「那是怎麼了？」

「陳文河只是這樣隨便一抓，我的手就變成這樣，這就是家信跟他媽媽經常面對的狀況，平時我們都只是旁觀者，再怎樣都不會痛在我們身上，可是剛才，」她嘆了長長的一口氣，

「家信臉上的瘀痕哪裡會是撞到牆壁造成的呢？我們要再想想怎樣可以幫助陳文河脫離酒精的濫用問題，他的情況如果可以轉好，家信跟他媽媽的問題就會解決一大半了。」

「嗯，回去之後，大家再來開會討論一下。」王如瞥見葉敏華的手不停地摸著剛才被抓傷的地方，「真的不要先去看一下醫生嗎？」

「不用了。」葉敏華突然想起什麼似地轉頭看著王如，「妳千萬不要多嘴跟李桐講這件事。」

「拜託，他最近不是都加班忙到不能來接妳下班嗎？我哪有什麼機會跟他打小報告？況且我們又不能把案家的事情到處說啊，妳自己晚上小心不要被他看見才是真的，到時候他LINE我問這件事，我可沒辦法說謊啊。」

「這倒是。」經王如這一提醒，她也真的開始擔心晚上要小心別被丈夫發現，想著想著，右手又下意識地撫摸一直發疼的左手手臂。

\*\*\*



這個晚上，葉敏華早早就洗了澡換好長袖睡衣，她一直都不喜歡帶著濕氣地穿上衣服，不論冬夏，平日裡總是會從浴室洗完澡包著浴巾走回臥室穿衣服，為了怕加班的李桐突然回來撞見她手上明顯黑了一圈的瘀痕，趕緊洗好澡換上衣服，因此當李桐回來時，她正安然地坐在客廳看著電視。

「吃飯了嗎？」李桐將筆電背包放在餐桌椅子上，走到客廳俯身親了一下她的臉頰問道，「嗯，好香。」

葉敏華抬頭對他燦然一笑，她喜歡丈夫總是熱情地呵護她，即便已經結婚六年了，兩人之間的感情熱度並沒有減退，「吃了。」

「乖。」李桐笑著站直身子，「我先去洗澡。」

「好。」葉敏華抬頭看著丈夫高大的背影，「媽媽有打電話給你嗎？」

「有，一定是妳逼媽媽打電話來讓我放心的。」李桐帶著笑意的聲音從臥室傳來。

「哪有。」葉敏華嘴上這樣講著，但臉上有掩不住的笑意。

十分鐘後，李桐帶著濕濕的頭髮回到客廳坐在妻子身邊，「媽媽說明天會陪妳去產檢，交代我不要請假。」

「是啊，你就不要擔心了，媽媽會陪我去的。」葉敏華起身走去臥室拿了條浴巾回來，「你看，你常喊著頭痛，可是每天洗頭都不擦乾也不吹乾，實在是不聽話，以後小孩學你怎麼辦？」

李桐笑著接過浴巾擦著自己濕漉漉的頭髮，「那妳就像這樣每天拿浴巾給他啊。」

「吼，你是故意的！」葉敏華看著丈夫充滿笑意的眼神才恍然大悟，「你是故意每天要我注意到你頭髮沒擦乾，然後去拿浴巾給你！」李桐只是仰頭大笑，「我們在一起這麼久了，妳到現在才發現也真夠遲鈍的。」

「吼！」葉敏華頂了一下他的腰，讓他躲了一下，剛笑著攬住妻子就聽到自己放在臥室的手機響了，立刻起身走進臥室，知道這時間打來的都是公事。

看著丈夫的背影，葉敏華過去一直沒想到這是他在撒嬌，從交往到結婚將近十年的時間，李桐長她五歲，成熟穩重，一直都是細心呵護著自己，好像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貼貼，因為學的是廣告，常常有些奇妙巧思，但從沒有注意到婚後這六年，為何每天都是自己看到他又不擦乾頭髮跑去拿浴巾給他之後，他就會拿著浴巾把頭髮擦乾是一種對她撒嬌的方式，還一直嘮叨他有頭痛的老毛病又不懂得照顧自己。

過了幾分鐘，葉敏華覺得臥室好安靜，連低低的講話聲也沒了，起身走進臥室看見丈夫靠在窗邊，手機顯然還在通話中，但他只是聽著沒有出聲，走近他身邊，藉著窗外透進來的微弱光線看見他雙眉緊蹙，浴巾掛在他的肩上，頭髮還是濕的，用嘴型問他，「怎麼了？」

李桐搖搖頭，伸出食指點了一下自己的嘴唇示意她不要出聲，只是單手把她攬進懷裡。

兩夫妻常這樣擁抱著，貼近他的胸口聽見略為急促的心跳聲，跟丈夫平日裡平穩而緩慢令人安心的跳動聲不同，猜測電話裡是不好的事情。

「我覺得是不是先別做這樣的決定，明天我進公司弄清楚這件事後，再跟您報告，讓大家都有一點思考的時間？」李桐不疾不徐地說著。

「事到如今你還要保他？」電話那頭傳來壓抑著怒氣的嗓音，「上次他惹的事情已經夠大了，公司這次還要花大錢做宣傳彌補他犯的錯，結果呢？他這兩天到底有沒有提腦子來上班？今晚打電話給你，是要提醒你，這件事必須要處理。」

「我知道。」李桐低沈的聲音簡短地回應著，他當然知道林世傑身為集團總經理日理萬機還紆尊降貴打電話給部屬，要不是干涉過多就是事態嚴重，儘管因為工作的緣故，他經常要直接面對總經理，但是晚上打電話來還是少見，特別是跳過部門經理Peter直接打電話給他，加上林世傑並不是一個霸道獨斷的人，這通電話的確讓人備感壓力。

電話那頭沈默了幾秒，林世傑的聲音多了一些溫度，「李桐，你也應該知道最近你們Peter要調派到分公司去。」

「我知道。」此時此刻聽見這段話對李桐來說壓力更大。

「董事會對你的表現一直很滿意，我個人也屬意由你來升任經理，你的能力有目共睹，儘管有董事推薦外面知名廣告人來擔任經理，但是我希望由內部升遷，是對大家的鼓勵，也減少彼此的適應期，你現在手底下管了五個人，等你升為經理管理整個部門十來人，你必須要有所取捨。」

「我了解您的意思。」

「我懷疑你真的了解我的意思，」電話那頭嘆口氣，「我在董事會也是有壓力的。」

李桐愣了愣，因為一直沈穩的總經理從未在大家面前顯露出絲毫無助的態度，一時之間無法回應他的話語。

「對於集團內部自己成立廣告部門，高薪聘用多位廣告人，包含你在內，我這樣的做法並不是得到全數董事會的支持。」

李桐只是靜靜地聽著，沒有回話，此刻也難以回應，林世傑是專業經理人，並不像董事會裡大多數成員都是老董事長的家族成員，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面對的壓力自然不小，部屬接連犯錯，想必他在董事會裡也不好過。

「儘管董事會對你的表現滿意，但是對於一切看數字的董事會來說，到底是不是有必要在公司內部養廣告部門意見不一，」林世傑知道此刻沈默的廣告部副理的個性，也知道他很有才華，比起經理Peter是個更有溫度的人，他的組員向心力強，重情重義可能是他的優點，卻也是他最讓人擔心的缺點，「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必須要確保廣告部門能帶給公司最大的效益，才能繼續保住廣告部，這是我打電話來要告訴你的最重要的事。」

「我知道，對董事會而言，再多的效益也抵不上犯錯帶來的損失。」李桐終於又開口回應，壓力隨著林世傑的話語逐句增加。

林世傑嘆口氣，「明天談完之後來見我。」

「好，」李桐猶豫了一下問道，「但是這件事跳過Peter適當嗎？」

「他馬上就要外派了，這件事就你來處理吧。」

「好。」

總經理掛斷電話後，李桐疲憊地把手機放回床頭櫃，鬆開擁著的妻子，拿起浴巾擦拭頭髮，坐在一旁的葉敏華看著丈夫，知道他心情不好，跪坐到他的背後，接過浴巾幫他擦頭髮，可是這樣抬手的動作其實讓她下午受傷的手臂疼痛不已。

擦拭了一會兒，李桐握住她的手讓她別忙了，「別跪著，對關節不好。」拿過浴巾，扶著她坐到自己身邊，「謝謝妳，我沒事。」

葉敏華伸手揉開他不自覺皺著的眉頭，「還說沒事。」

李桐握著她的手，「老總要我明天處理一下老石的問題。」說完這句就停了下來，臉上是掩不住的歉疚與猶豫，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提案過了，沒想到開始執行計畫，石大智卻又出了簍子。

葉敏華知道他在想什麼，「你別擔心我，今天媽媽不是打電話給你了嗎？明天她會陪我去產檢，你好好安心去上班，不要為我分心，四個月的產檢沒什麼需要陪的啦。」

李桐看著她，眼裡是滿滿的疼惜，「對不起。」

「你幹嘛說對不起啊？工作要緊。」她撥撥丈夫幾乎已經擦乾的頭髮，「我剛才切了水果，我們出去吃點吧？」

李桐點點頭，牽著她的手走向客廳，摟著她並肩坐在沙發上，「記得要跟醫師說妳做惡夢。」

「好，你交代過了啦。」葉敏華撒嬌地依著他說道。

「今天去家訪順利嗎？跟王如一起去的嗎？」

「是啊，我們一起去的。」

「一切都好嗎？」李桐問道，相識結婚多年，直到這一、兩年他才勉強可以不多問，但是過去這幾年來，葉敏華的工作卻是他們夫妻之間唯一會起爭執的部分。對於他來說，不了解為何妻子總是不能說她的工作內容，自己並不是個多話的人，也不可能把案家的事情到處說，知道妻子擔任家庭社工，專門輔導高風險家庭，動輒面對家暴議題，怎麼可能不擔心她的安危？在這件事上頭，他也曾經深深地覺得不被妻子所信任而受傷。

葉敏華無奈地搖搖頭，因為專業倫理的限制，即便是夫妻，她也無法把案家的身份跟事情告知丈夫，然而，為了讓丈夫安心，這兩年她學會調整自己的態度，用最簡單的資訊讓對方知道自己的行蹤以及正在負責的大概是怎樣的案件，因為她也很清楚知道丈夫並不八卦，那

些引發衝突的爭論都只是源自於他對自己的擔心，在經過幾度的劇烈爭執後，她終於也學會必須在工作與夫妻關係間找到折衝點，「不怎麼好，那位爸爸最近好像喝酒又更嚴重了，昨天學校通知我孩子臉上有瘀痕，我今天去學校跟孩子談過，下午去案家，那位媽媽臉上也有瘀痕。」說著又嘆了口長長的氣。

「這種樣子會被安置嗎？」李桐問道，他是唸廣告行銷的，對於社會工作完全門外漢，儘管有位社工師太太，自己唸廣告時也修過一些心理學，但是對於社工領域他的了解還是不多，也因此在過去幾回的劇烈爭執後，他試著理解兩人工作性質的巨大差異，盡力按耐住自己的焦慮。

「我們現在不會隨便啟動安置，需要經過評估，其實對於許多孩子來說，家裡還是最好的地方，除非孩子有受虐的風險，家庭完全沒有功能了，不然還是以輔導為主，只是現在那位丈夫好像狀況又不好了，我們得要有新的處遇方案才行，要保護這個家庭的安全。」

「你們的工作真的好辛苦，安置被罵，不安置出了事情也被罵。」

葉敏華想起今天陳文河最後的威脅，再次嘆了口氣。

「怎麼了？」李桐注意到妻子今天也嘆了好幾次氣，「很棘手？」

葉敏華依偎在他的懷裡，聽著丈夫又恢復平穩的心跳聲，「一直都很棘手，有時候家庭內部不想改變就會很棘手。」

「他們不想改變嗎？」李桐無法理解，為何會有人要一直處在這樣高壓而弱勢的家庭裡卻不想改變。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改變吧，」葉敏華悠悠地說著，「很多人陷在各種不同的困境之中，以為那是命運無法撼動，會認命，相信那是宿命，相信這輩子忍耐一下，還一還，下輩子就不會這麼辛苦了。」

「所以你們才辛苦啊，拉不動他們。」

「我們只是希望可以幫上忙，推一把，讓他們走好自己的人生，大家如果聽到類似的案例都只會說孩子跟母親很辛苦，但其實那個爸爸也辛苦。」說著又嘆了口氣。

「那位爸爸？」李桐不解。

「會有成癮行為往往都是因為他們有一些不快樂或痛苦的事情，想要藉由酒精跟藥物來麻醉自己，因為使用了那些物質會感到快樂，所以我們應該關心的是什麼事情讓他們不快樂，而不是一直指責他們使用酒精或是藥物，遺憾的是，台灣還沒有進步到這樣的觀念。」說完又長長嘆了口氣。

「妳這樣一直嘆氣，孩子將來一定是個苦瓜臉，媽媽沒有告訴妳嗎？」李桐笑著說道，知道妻子的工作勞心勞力，用力地摟了她一下想要安慰她，沒想到她卻突然哀叫了一聲，李桐連忙鬆開她，低頭看著她抱著自己的手臂，「怎麼了？」

葉敏華慌張地把手放下，不想讓丈夫發現他剛才正好摟在瘀青的地方，「沒什麼，剛才有點抽筋。」

「抽筋？哪裡抽筋？腳嗎？」李桐放開她，彎下身子按摩她的腳，「這裡嗎？」

葉敏華把腳縮回來，「不用按摩，已經好了，剛才只是一下子而已。」

李桐狐疑地看著妻子，剛才那聲慘叫可不是小抽筋，「是嗎？」

「沒有啦，你很多疑耶。」葉敏華下意識地把受傷的手臂往後藏，這個小動作卻引起了丈夫的注意。

「你的手怎麼了嗎？」

「沒事啊。」

李桐睨著她的手臂，伸手拉開了她的袖子，赫然發現一大片的烏青，整個人跳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

葉敏華收回自己的手臂放下袖子，心虛地安撫他，「沒事，我今天不小心撞到。」

李桐再次拉開她的袖子，看著那明顯一圈的傷痕，「這怎麼會是撞的？」他看著妻子心虛的眼神，知道每次如果工作上出了什麼意外不想讓他知道，葉敏華就會出現這種難以掩飾的神情，他按耐住焦慮，知道自己越著急，妻子就越不會說實話怕他擔心，他深吸了一口氣才又開口，「你今天去那個家庭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葉敏華看見丈夫從震驚到強自冷靜下來的神情，知道自己瞞不過去了，只能坦承發生的事情，只是她越說，李桐的臉色越是鐵青，「那個爸爸只是喝醉了，以為我要把孩子帶走才會這樣生氣，說清楚就沒事了，他不是故意的，是因為喝了酒。」說到後來自己也越來越小聲。

李桐沒有說什麼，只是起身走進臥室拿一條乾淨的毛巾，包著從冰箱取出的冰敷袋走回來幫她冰敷。

「我有照顧好寶寶，你不要擔心，王如跟那位媽媽也都在旁邊保護我。」

「妳到底？！」李桐臉色一凜，衝口而出的語氣很重，實在是被妻子氣壞了，強自壓抑的心疼與憤怒瞬間躍上眼底，但是看到她被自己嚇到的瑟縮眼神，再次按耐下心中那股怒氣，知道她今天下午一定也受到不小的驚嚇，回來還要瞞著不讓他發現，而不是撒嬌訴苦也讓人不捨，「我要的是妳照顧好自己，保護好妳自己，不是寶寶，也不是別人，在我心裡妳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寶寶，不是其他人！」李桐抬起頭直直地盯著她，神情凝重地說著，那認真的神情與壓抑的語氣讓葉敏華心頭一緊，他已經多次講過這句話了。

「我會，我知道。」葉敏華伸手擁抱著丈夫，即便一起坐在沙發上，她還是得要抬高身子才有辦法攬著他的肩膀，將臉埋進他的頸項。

李桐擁抱著她，「我知道妳喜歡這份工作，也很想為弱勢家庭做事，但是今天如果那個男人不只踐著妳的手呢？如果正因為他喝醉了，用力推妳或是做了其他事情呢？」

「不會的，每次都有人在旁邊，不是只有我自己啊，你不要擔心。」

「妳今天都受傷了，叫我怎樣不擔心？」

過去幾次的嚴重爭執也都肇因於像這樣的受傷意外，曾經在一次大爭吵後，葉敏華以為兩人會走向離婚一途，然而，冷戰了兩天，李桐卻告訴她，三次的衝突已經是極限，他不想爭執到相愛的兩人最後走上淚眼收場，因此，李桐讓步了，他只要求妻子必須要盡力照顧好自己，他也答應不會再一直追問。

葉敏華緊緊地擁抱著丈夫，抬起頭親吻著他開始冒出鬍渣的下巴跟臉頰，「我會照顧好自己的。」當年李桐雖然讓步了，但她總是可以感覺到丈夫的憂慮，知道自己要求丈夫全然的信任與完全不能問工作內容實在太過嚴苛而調整了自己的腳步，釋出一些可以讓他安心的資訊，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夫妻之間的磨合，但她一直感謝著有這樣的衝突與調整，因為她知道那是彼此的愛。

李桐凝視著她好一會兒，每次只要她工作上出了讓他憂心的事情並且東窗事發，就會用這種撒嬌的方式來安撫自己，明知道如此，他仍然每次都會忍不住地屈服在她的柔情攻勢之下。儘管不忍心她受到這樣的傷害，但是他答應過會讓妻子去做自己熱愛的工作，不會因為這份工作的危險性而限制她，只能自己一直暗暗地擔憂。看著她開始迷離的雙眼，低頭吻著她的雙唇，半晌之後，依戀不捨地放開妻子，捧著她因為興奮而泛紅的臉頰，「答應我，一定要保護好妳自己。」

葉敏華點點頭，仰起頭再次親吻她深愛的丈夫，溫暖的雙唇引燃了彼此的熱情，李桐看著她，低聲問道，「今晚可以嗎？」

葉敏華紅著臉，眼中泛著渴望地點頭，李桐笑著一把抱起了她走回臥室，將她溫柔地放在床上，俯下身子繼續熱情地吸吮著她飽滿的雙唇，一邊伸手解開了妻子的睡衣，眼神炙熱地流連在她單薄的胴體，他溫暖的手心滑過妻子原本平坦的小腹，好難想像裡面正睡著他們的孩子，他低下頭親吻著微凸的小腹，一手握著妻子因為懷孕而豐滿的胸部，僅僅是指尖的撥弄便讓妻子嬌喘不已，一邊親吻戲弄著她現在極度敏感的乳尖，一邊再次詢問著，「今天真的可以嗎？」

葉敏華沒有回應只是緊緊地握住了丈夫的手，引領著他的手撫摸自己發熱的身體，得到這個明確訊息的李桐脫去衣服，幫助妻子轉換一個不會危及胎兒的姿勢，按耐著飢渴的熱情，溫柔地滿足了妻子與自己這四個月來一直壓抑著的慾望。

「妳覺得還好嗎？有任何不舒服嗎？」李桐側撐著身子，低頭看著已經窩進他懷中香汗淋漓的妻子。

「沒有，我很好，你不要擔心，醫師也說這沒關係，最危險的前三個月已經過去了，你不要這麼擔心。」葉敏華放鬆地依偎著他。

李桐凝視著她，確認她看起來沒有不適的時候又瞥見了那一圈的烏青，長嘆了一口氣，「妳叫我怎麼能不擔心？」

「沒事的，」葉敏華抬手環著丈夫肩膀，將臉埋在他的頸項間，「很快就好了。」

李桐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擁著她，拉起被子為她蓋好，「妳一切都要平安，知道嗎？」

「知道了，囉唆的老頭。」葉敏華嬌嗔地說著，有時候不免覺得丈夫的嘮叨近乎老年人的囉唆了。